

# 浙大 26 岁博导引争议，为何详细回应未能平息舆论质疑？

近日，浙江大学官网更新教师信息，出生于 1999 年、现任 26 岁的闵超受聘为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消息公示后引发全网热议。

公开资料显示，闵超 2023 级法学博士生，却已在 2025 年被聘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被网友质疑其“晋升速度过快”。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官网

12月8日，浙江大学回复媒体称，闵超确实是学校的“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并拥有博士生导师资格。其为硕博连读，学制是5年时间，符合规定提前一年毕业。毕业以后，闵超入选学校的“新百人计划研究员”。

## 闵超事件背后的四大舆论观点

12月7日至12月10日，微博话题#99年博士已任浙大博导#浙大回应26岁研究员任博导#等多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舆论争议，网络上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质疑其关系背景。**26岁的闵超获得博士生招生资格后，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大量质疑声音集中指向其“可能存在的非学术优势”。有网民直接呼吁深挖其家庭背景，留言如“查查三代再说话吧”“这是哪位少爷啊？”。舆论场质疑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方面，承认其履历与成果在程序上可能“无懈可击”，但仍对其背后资源表示怀疑。例如，有评论指出：“看了这个年轻博导的履历和文章，流程上面肯定不会有明显漏洞让人质疑，但也能让人get到小伙子背后的资源不一般”。另一方面，部分网民将其资源归因于学术师承关系，尤其指向其导师刘同舫。相关评论如“师从刘同舫，马院就是这样的人太多搞臭了行业名声”。

**二是对其学术水平表示质疑。**有网民对年轻学者担任博导的学术能力表示质疑，尤其针对人文社科领域需要长期积累的特点。例如，有人指出：“年仅26岁，主要经历集中在校园内，缺乏足够的社会阅历，仅研究马克思主义数年便可担任浙江大学博导，这一现象还被媒体广泛赞扬。”类似的评论还包括“26岁成为文科博导，其学术含金量究竟如何？”“从小学到博士毕业即进入高校任教，随后成为教授、

博导，始终生活在象牙塔中，未曾深入参与社会生产与实践，本质上仍像是‘高级学生’。”另有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脱离实践、止步于书本，因此建议在评定该专业的硕导、博导资格时，应增设相应实践条件，例如“至少具备十年基层公共职务或社会企业工作经验”。

**三是质疑人文社科评价体系。**舆论对人文社科领域核心成果的“学术含金量”存有疑虑，认为闵超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支撑其获得博导资格。如北疆新闻评论指出，若一名 26 岁的理工科博士受聘于名校教职，舆论往往倾向于将其誉为“天才”或“少年科学家”，传为佳话；然而当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人文社科学者身上时，质疑与批评却常常接踵而至。

**四是少部分支持者认为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年轻化是一种良性趋势。**有网民认为，如果浙江大学经过切实可靠的评估，认定其拥有相应的学术水平，那么学术能力彻底成了硬通货，年龄不再重要，对于高校本身的学术队伍建设来说并非不可接受。另有网民认为，“谁行谁上，不看年龄看成果。这对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是好事，文科生能这么‘破格’，更显得难能可贵。”

### **浙江大学的回应为何未能平息舆论质疑？**

浙江大学的“新百人计划”申报条件包括具有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博士学位。据相关人员透露，入选“新百人计划”的都将获得博导资格，年龄一般要求在 40 岁以下，没有下限。

在此基础上，校方也详细说明了“五位外审全优”“提前毕业”等客观标准，但仍有许多人不买账，如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不少网友表示，闵超 2023 年才转为博士，按正常学制推算尚处于求学阶段，还未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却已享受到了等同于“教授”的职称待遇和指导博士生的资格。

这也从侧面暴露出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危机。近年来学术不端、论文造假、答辩打招呼的新闻频发，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学术圈自我净化能力的信心。当学者选拔的程序正义不再自动获得信任，即便摆出再多证据，也会被怀疑“有猫腻”。

这种信任危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重建它需要的不仅是个案的澄清，更需要学术评价机制的系统性透明化改革。

### **消除社会对年轻学术人才的偏见，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据媒体报道，该校今年以来已出现多位“95 后”博士受聘为博士生导师。例如，今年 8 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展示了 2025 年新入职教师的风采，其中“95 后”博士生导师郭敬、江佳凤、洪峥怡等人引起舆论关注。这些年轻学者多为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研究员。此类消息公布后，已在社会层面引发广泛讨论，而近期闵超事件的出现，更是将相关议题的舆论关注推向高潮。基于此，接下来应该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信息透明度，特殊岗位招聘应公示成果细节、

评审流程等关键信息，用公开打破“暗箱操作”猜想。

二是做好政策科普，针对“新百人计划”等人才政策带来的争议，主动解读岗位性质、申报标准，减少公众认知偏差。

三是引导理性讨论，面对学科评价争议，可通过学术圈权威解读、成果价值阐释等方式，破除“重理轻文”偏见，传递“多元评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

总体而言，此次舆情本质是公众对学术公平的高度关注与高校人才年轻化战略之间的碰撞。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深化，青年学者快速晋升案例或将增多，唯有通过“标准明确、程序透明、沟通充分”，才能实现学术创新与社会信任的良性平衡。